



□ 12  
1326  
31



離婁  
下

1326  
31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集註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

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朱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闕之可也。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備地。鳴條。在安邑之西。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歐夷。畢郢。近豐鎬。胡老反。畢

在鎬東。非楚都之野。今有文正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用禮六節守邦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使節山國用虎節上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朱子曰古人之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年之已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古人符節多以竹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右者取物之券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音鐸下同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

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

也南軒張氏曰聖人純與天理舜父子君臣之際蓋不同矣其揆一者所美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易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未嘗說著道字然曰行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其變文正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以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喬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

焉問以左傳考之產非不知為政者孟子姑以其乘

遠圖亦說得都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人底規模慶

源輔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入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江音

枉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與

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

月成梁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蓋農功已畢可用民

力又時將寒梁營室之中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

之一事也

朱子曰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台民

施雖鐵惡之間亦無遺恨如此○雙筆饒氏曰民未病

涉要就未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了所以民未至於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

辟辟除也如周禮閭音人為聲之辟之辟周禮天官閭

中門之禁凡內外命婦出入則為之言能平其政

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

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朱子曰辟除之辟

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者人正相反也○君子能

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

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疑已出然後為惠又况

人人之濟亦安得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曰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

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也世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問孔子以子產

道而子以私恩小利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之通乎

臣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也朱子曰孔子之言一事

而先則私恩小利而己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

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所及如天

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

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其所遺矣况天下國家之大日

安得人而治之官府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

小惠而其治也官府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

不告勞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國能使都

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亦非不知為

政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關於此耶曰聞之師

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

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不忍乎冬歲之報而

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歲之報而

為是爾然政者其小惠以悅於人亦流而深焉之治以警

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

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

其微亦核本塞源之意也○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為

寡廢疾皆有所封建與天下公共使橋梁得其平下至於

有經制此豈先王無強為之哉因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

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悅而日

亦不足公義私恩之托去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此正

○子產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是子產之用心錯處夫子產固賢也但以不知聖人之學

可檢孟子明辨之要譽之私萌也

君之視臣如大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皇明通紀中八洪武二十三年令儒官修車馬文先是北齊置五子至其寇讎之說大不然之謂臣下所宜言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輿觀自隨祖物受箭曰臣得為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群臣。可謂邈矣。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千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大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聲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慶源輔氏曰。此說有為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潛室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音衰。音催。三月。儀禮喪

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凡畿內之民皆齊衰三月。又子夏傳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雙峯饒氏曰。舊君其思已絕。尚且為其君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入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道之出疆防剽死抄掠音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慶源輔氏曰導之出疆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以為其祿仕之地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也○雙峯饒氏曰諫是開邪言是陳善○問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如夫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因受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決之文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固樂盈也公二十

一年樂桓子名厲娶于范宣子生懷子名盈范鞅使奔秦故與亡也怨樂氏先是十四年樂厲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宿通樂祁桓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老樂祁之長懷子患之祁懼共討也趙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証其有此宣子使城著晉邑名為遂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樂氏也樂錮之使諸侯不得受○二十年秋盈自楚適齊安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冬會于沙隨○潘輿詞像後錮樂氏也晉知樂盈在齊故後錮也

人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聲然也蓋聖賢之別必列如此新

陳氏曰論語集註釋孔子對定公之意似然聖言含蓄不露此則英氣發露甚矣孟子意是述記檀弓楊氏曰君篇子思答魯穆公問禮為舊君反服之意

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去聲齊王深言報施反詩智之道  
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聲  
下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  
之言蓋如此君問君之義天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  
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舉臣罪當誅也朱子曰離畔也只  
之此語如何道是好丈夫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  
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  
得處使見得君臣之義○南軒張氏曰孟子此言非獨  
齊軍上所當聞為不可恃反已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  
臣下以禮養臣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  
至治可成矣若夫在為人臣者之自盡玩味孟子三宿出  
書之心則庶幾其得之矣○西山真氏曰孔孟之言可  
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  
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書未嘗有

惇惇之心猶幸王一悟而追  
已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

○季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徒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南軒張氏曰非特士  
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  
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徒之心則國之  
危亡無日矣衛之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  
行又擄手同車則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  
狄禍可不畏哉○慶源輔氏曰可以者在此時宜為可也  
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  
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及  
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臣則  
凡苟免自私之徒得以藉口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抑北

張氏曰此章重平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

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慶源輔氏曰上篇言人臣

君當以正己為先亦不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

處上聲宜豈為是哉程子曰恭本是禮過恭是非禮之禮

也○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

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

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

者矣○潛室陳氏曰程門以為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

晦翁以為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行於昔而不可行

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可

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行之為人則為禮

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然大人者義理周備融通故不

膠於非禮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變而不

迹○雙峯饒氏曰此章緊要在大人弗為上大人對小

人而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義所在言必信

行必果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

為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為非義之義

蓋不惑於其似而深得夫時中之道者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

以守樂音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

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慶源輔氏曰中以德言才

才德者則兼有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

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南軒張氏曰父兄之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父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宗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以工冶之成物言此循其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新安陳氏曰父兄過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遽以為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則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猶不及均之為失中耳相云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朱子曰橫渠先生云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雙峯饒氏曰凡人既不肯為惡則必勇於為善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為先有守而後有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去聲而言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新安陳氏曰隱惡患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木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譽可見矣若當官而行有姦惡當言又不可顯後患而滅默也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去聲之外不加毫末

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朱子曰所謂本分者

而已也。學者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邪。原之亂德矣。○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為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已甚之證也。未子非不欲為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泛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為已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語。為不為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冕而行。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必正卯。聞陳恒弑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其姦。此賊仁義之甚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

不信不果。則妄人爾。龜山楊氏曰。夫子謂言必信。行必

發明孔子之意。○南軒張氏曰。君子不必言信果。獨精吾義焉耳。義精則言莫非義。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慶源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無註。又述其意。而著明之。以必為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義。而必信。必果。則為妄人之說。尤盡其弊。○雙峯饒氏曰。大人者。言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與道為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嘗有心於信果耶。○雲峯胡氏曰。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在。雖不先期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

極其大也。朱子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

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

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

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

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

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

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

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

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

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此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有，無所不化。

人過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聲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註：禮記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聞和靖說唯送死可以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之得矣。○新安陳氏曰：生事死盡其歡，則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忽。

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校之，則送死比養生為重。大耳趙岐註云：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按此則以為字訓當字，非擔當之當。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

資，猶藉也。朱子曰：資字恰似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

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

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特循，以俟夫音扶默識心

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上聲之者安

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

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

皆非自得也。新安陳氏曰：有安排布置者，得然後潛心積慮

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

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程子曰：學者須敬守此

厚誦，所以可致。若欲成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深造只是

既下工夫，又下工夫，持其真積力久，則自得之矣。便是深

造，進為之方。此是趙岐之說，蓋循此進不已，便是深

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深

造，不造，造之愈深，則自然得之。

既自得之而又入為我則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  
深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如掘地在下藉上而  
自深資他則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而  
注滿其源蓋這件源也隨著本底道源則易竭  
右逢著源本底道源也隨著本底道源則易竭  
撞著源本底道源也隨著本底道源則易竭  
深那源頭水只是路來物得左右逢源  
問學是這理而得之於身上不可強探力取也  
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蓋道不  
者用力於後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暮之間不  
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多致其力而不急  
夫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致其力而不急其  
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自  
有則雖有其所未得之固無可居之地得而自  
然則雖有其所未得之固無可居之地得而自  
得而居之如人居而安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  
理而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且如為人君便有  
仁從

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慈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  
那家靠著他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問程子  
如何曰必須以道方可潛心積慮○慶源輔氏曰  
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飲若不以道  
子貢悟性天之不可聞會子唯吾道一貫之語此  
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  
也豈容更有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潛心積慮  
融物與性合然後可以義理之中及其真積力  
私曰與子深造之間斷更如何得若有一毫  
使自為學之慶而飲之使自趨之欲其好學之  
下皆在左右之效驗耳森然已具此道字人自  
事只在物元有道觸處見本意最自帶來餘理  
逢見之耳○雙峯饒氏曰這箇道字便是力行之  
得之言也○徽庵程氏曰君子造之以道自得之  
得之也夫有自得之效驗君子造之以道自得之



居之安實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自得之效驗也。有是工夫必有是效驗。非有造者不能有所得。非造之深者不能自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步深造之功。道是未得之先。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持循是勿忘。後見功。效大要在勿忘勿助。所謂潛心積慮。勿忘。優游厭飲。是勿助。新安陳氏曰。所謂潛心積慮。朱子謂自然得之。所附程子說。證不自得。則無出於諸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已。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出於諸。故曰自得。而後為已物也。所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得之意。終有弊。不如自然得之。說有從容優游之味。

○**學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闡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

**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若何故。朱子曰。中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竟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鉗竒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某嘗不喜揚子雲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他。○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慶源韓氏曰。集註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蓋互相發也。○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雙峯饒氏曰。詳說者。非徒闡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若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闡其靡。欲人融會貫通。而一約是要約。如思無邪。時一箇是一箇。融會貫通。而一約是要約。如思無邪。

毋不敬之類。新安陳氏曰：輔氏謂上章以行言，竊謂亦兼知與行言之。身說章孟子所謂博學與孔子所謂博學於又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謂約之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東陽許氏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之有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

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佩頌殊服人，人之對己而言。一

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朱

盡乎人矣。非向背頓殊乎。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朱

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

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

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

是也。○南軒張氏曰：先王樂與人為善，欲天下舉在吾

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未嘗有意

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

與人共之耳。若霸者之所為，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

齊桓會首上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三

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

慶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同易

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見也。孟

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

養人者，以善與天下公也。○雲峯胡氏曰：以德服人，蓋

對上文以力服人而言。諱王者之服人，異乎霸者之服

人。如子禽疑夫子得聞國政，有以求之，而子貢答以夫

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耳。○新安倪氏曰：按孟子二

章皆以王霸對言。前章公私之分在力字，與德字以力

服人者，塊力以行私，而反乎公者也。曰德則其理純乎

公矣。此章公私之分在服字，與養字以善服人者，認善

以為己私，而害乎公者也。曰養則其心純乎公矣。○東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殺賢者當之。

言無實不祥

不祥之實

殺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南軒

張氏曰蔽賢出於病疾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為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為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

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關文焉新安陳氏曰前說二實字歸一意然皆無深意味不如闕之

○徐子曰仲尼取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西去聲

西去聲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徐子即徐辟

事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

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故皆上聲舍一讀如字見論語子在川上章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

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

本不已晝夜而漸進盈科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去聲則

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原木所以不已而漸進以至

歸宿于海有本者如是孟子曰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是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二句推出孟子借水以箴規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註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貫涸也可立而待

也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澮古外反澮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音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

虛譽不能長久也

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依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涸可立待與上文

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者相聲聞名譽也情實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

也耻者耻其無實而將不繼也

新安陳氏曰集注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

上發揮出來林氏曰徐子之為久必有躐等下譽之病

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永其旨微矣孟

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

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

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朱子曰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更就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

實愧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

上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下譽之病耳孔子

趙氏曰幾希無幾也

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所取如何爾理固無盡也又曰達者有本謂實直好義聞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違○汪氏曰水之可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為歸○雙峯饒氏曰論孟二不舍晝夜所指不

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之歎是也

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

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

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

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

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他歷厲

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朱子曰。人物之所同者。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幾希。○飢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

同者耳。○西山吳氏曰。人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所以為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以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

能存。無異於禽獸矣。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也。○不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一字。示人以存之法。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反前篇察

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

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

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

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聲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

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張子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

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以為仁義之名。仁義之名。但人

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耳。○

朱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三句。以學言之。則生知安行。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為先。後言也。○惟舜便由仁義行也。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者利仁。既未

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為利矣。○南軒張氏曰。仁義。猶與為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

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為人。而無虧欠矣。

未至於舜猶為未盡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其本在乎存  
之而已。○西山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如  
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矣。○雙峯饒氏曰：  
孟子舉舜做箇存底樣子。孟子言必稱堯舜，直是要人  
學。○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  
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雲峯胡氏曰：庶民不能存，  
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也。○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  
禽獸而皆可為堯舜，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仁  
義，此性中天理之人者也。人倫之中，仁義行焉。仁於父  
子，義於君臣，是也。君子存之，而後存。舜大聖人，不待存  
之而自存，何以見其不待存之？以其知生知，其行安行  
見之也。君子必待存之，故不能生知，必學知焉。不能安  
行，必勉行焉。孟子所謂行仁義，正是存之之君子事也。  
而不知未之言，所以集註補之曰：衆人不知此而後能存，君  
子知此而存之，不知與知意了然矣。知之而後能存，存  
之而後能行，知以覺於心，言存以存於心。言行以行於  
身，言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即尹氏此言推之，則行仁義

豈非存之者能之歟

○事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

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慶源輔

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

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朱子曰：這執中與子

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義

精審，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雙峯饒氏曰：未應事以

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

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擇善

即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是子莫執中了。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

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

之心也。

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朱子曰：詩云：垂帶而厲。左氏曰：與兩偕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

乾矣。○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終日乾乾，蔡氏曰：乾

未見之事，不息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

為對孟子之意曰：望道而未之見，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

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未見其純而不已，如如是。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去，聲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

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朱子曰：泄，邇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畧之意。

○慶源輔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存於人

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雙峯饒氏曰：德之盛，言

不泄邇，仁之至，言不忘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

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

待旦，急於行也。

朱子曰：所舉四事，此必周公魯如此說。○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

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之惟恐不

得。○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

經緯。○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

○潛室陳氏曰。商酌三王之事而損益之。皆以于之集大成。○雙峯饒氏曰。施此四者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箇事字。○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群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事以見其。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雲峯胡氏曰。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史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動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已之誠如此。學者苟能深體而默識之。則聖人之心與理昭昭常存不死。而在吾心目之間矣。說常存不死四字。意與集註異。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世。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慶源輔

註恐人執孟子之言。而疑聖人於道互有得失。故發明如此。聖人造道之極。戶有所為。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

○季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

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詩王黍離註。由侯與

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於申而立之。是為五

其詩。以亂故。徒居東都。王城於是。室之尊與諸侯無異。

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雅。而濟為十五國風。其事遂

始載於春秋。而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

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問黍離降為

子刪詩時。降之。朱子曰。亦是。他豈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



洛邑之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緊要在王者之出故雅之詩自於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天子出故雅之詩自於蓋王者之教於上而詩迹滅煇則禮樂征伐天子出故雅之詩自於蓋王者正為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不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

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新安陳氏曰必表  
所作左傳序文錯雜也雜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慶源輔氏曰古人以惡為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末只載朱堯共絲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愧恥及一有小善則佔佔自喜以為莫已若者亦可哀已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丁亂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辭贊一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

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南軒張氏曰春秋未

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

心之要典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

於將來者也○蔡氏曰其義蒙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

之義也孔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王者之言而

二慶源輔氏曰六子之邪正所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者也

○慶源輔氏曰六子之邪正所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者也

之而法也夫竊取之義則在於定天下之邪正為百

王之大法也夫春秋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為百

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

而夫子之言則又謙抑如此畧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子

子所以因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雙峯饒氏曰其

文則史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某竊取之方是孔子

之春秋以匹夫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自咎自謙之辭

○汪氏曰史不止於晉楚五霸不止於桓文孟子唯及

此者晉楚為列國之大者○此又承上章歷叙群聖因桓文為五霸之盛者也

**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雙峯饒氏曰此亦承上章思兼三王以施四書而言孔子

公所行皆王者之事求到孔子時王者之迹滅熄故孔子

了出來作春秋○新安陳氏曰好辯章述群聖事而繼

以孔子作春秋此章亦以作春秋繼羣聖事不及易詩

書禮樂者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五經夫子之教春

秋夫子之政也○東陽許氏曰以春秋之史而言而曰

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

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

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

則五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閑

**○事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

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揚氏曰四

世而總思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音殺反所介同姓也六

世親屬竭矣記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已兄弟一從兄弟大

功再從兄弟小功二從兄弟總麻共四世而總服盡也

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戒殺同姓六世則不復袒免惟

同姓如冠而黃一尺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

免狀如冠而黃一尺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

以代之又卻向後繞於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袒免

若朋友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總之環經

然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

全文共高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

襲不冠為之袒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減

殺也共高祖之祖者為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

不變吉可也引此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以諸五世而斬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曰五世大繫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之澤其所浸灌

萬世不斬也慶源輔氏曰流風以風喻之也餘韻以

聲喻之也父子五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

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

也服也澤也貴相因也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慶源輔氏曰孟

而世無所見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

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

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

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

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張

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親為弟子其餘

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為善○雙峯饒氏曰私淑艾者

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洽。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道者天治耳。○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其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新安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爲四章。答好辯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叙群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章章焉。孟子一身道統。攸繫蓋如是夫。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

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雙峯饒氏曰。傷廉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新安陳氏曰。傷廉者失之不及。傷惠傷勇者失之太過。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是問可以取可以無取。程子曰。如朋友之饋。便傷廉矣。曰。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此所以傷惠。○朱子曰。此段正與孔子曰。冉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使用夾斷。始得。○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爲惠。不與之爲畜。死之爲勇。不死之爲怯也。今以過取者爲傷廉。則宜以不與爲傷惠。不取爲傷勇矣。而反以與爲傷惠。死爲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

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以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耳。問可死之問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窮理之功庶於取捨生寧就死在學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捨生恐人之際不難於精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或在可與死生之意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復研幾於審處也。○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決辭。○新安陳氏曰此章三節个看似平說審察之傷廉所以警中人之過之者也。不及者傷惠傷勇所以警賢人之過之者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初患夏自

立後為家眾所殺。左傳襄公四年羿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於窮

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楚宜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

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

並音扶去上聲棄去聲之語助也。釋一人名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

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鐸庚公必不害。

已。小人。庚公自稱也。金鏃。反作木也。扣輪出鏃令平聲不害。

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

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

乃逆儔。庚斯雖全私息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

事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他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

公孫丁。孫文子使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行。公。庚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賈臂。○程子曰。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南軒張氏曰。使蒙為夏廷之臣也。何用虛發四矢哉。○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誅之。蒙以義討賊。雖嘗學射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雲峯胡氏曰。此章雖性以取欠而言。然使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此能取友而投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齊也。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

以自新也。南軒張氏曰：齊桓一執陳轅濇而春秋書

穆一有悔過之言則進秦誓於書以其有遷善之意也

其近於惡人齊沐者歟一自污而喪其美一自新而洗

不潔則自變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蒙以

本有之善惡人之情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

可以事上帝言此所以勉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

言令人惕然而懼聲然而作○新

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八義中之比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

天下之故者也。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利猶順也

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

發見反形向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去見如故天下之言

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

人也。荀子性惡篇云：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董仲舒

有迹而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

水之下非有所矯揉反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

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朱子曰：性自是箇難言底

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即性之故也只看這箇便

見得性故集註下箇跡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

之非仁無取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

不利者也○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

其性本就下只是順他○戲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

人為之也惟智者是知此其不假人為之而巳○南

軒張氏曰：故者本然之理也蓋以私智為強為之曰鑿鑿

則失其性所以惡夫智也蓋以私智為強為之曰鑿鑿

也○慶源輔氏曰。性即理也。雖無形而難知。然不能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有跡而難見。如人性之難知。自然見孺子入井。則發見而為恻隱之跡。則仁之性自見也。○潛室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跡。但順者為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也哉。○雙峯饒氏曰。就故說性。亦要就跡之順者言之。如水之下。似順就逆者。言不得孟子說性。就自然上說。如恻隱羞惡等。但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利言性。便當言故言。故便當言利。如水搏之激之。便是利言性。便當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

有弊事。是以水得其潤。下土之性。而不為害也。朱子曰。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慶源輔氏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理。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明。性之理。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務為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雲峯胡氏曰。孟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為之使。然為之使。然者本諸天。新安陳氏曰。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乃大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孟子素以水譬人性。故乃以禹行水譬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為害。其本然趨下之性。而巳。智者順事物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為大智。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活水中言利字之意。

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  
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新安陳氏曰此又以天  
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夫高星  
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又年日南上之時刻  
亦可以得之矣而推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  
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  
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新唐書曆志  
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足如連珠夜半朔日冬至自此  
七曜散行不復餘分齊盡總會如初○五代史司天考  
夫大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元  
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  
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為齊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  
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  
不本於此○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

甲子為歷元蓋以建寅月為歲首筭之則是癸亥歲十  
一月以終子月為一歲之數初筭之則甲子歲之氣候  
已始於此矣故○程子曰此章專為去聲智而發愚謂事  
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天智若用小智而鑿  
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  
章之旨矣朱子曰此章其初只是性上說說起不是專  
苟言性惡揚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所  
以謂之故者如何不能以利害為本而然也荀卿只是橫  
說如此到底沒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  
可以為禹即此自道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  
下文若求其故之言如何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  
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  
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少有差錯又久自復其  
常因謂之○歐陽氏曰又下之智無所自為而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公問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手驪也。

雙峯饒氏曰行字當音阮。詩云殊異乎公行是主班。

行之官以官為氏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畧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

之喪禮則職喪。治利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周禮

宗伯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治其禁。令序其事。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稱諸侯。歷更平聲。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

矣。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朱子曰。孟子鄙王驪於出弔處。然則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驪於出弔處。然則當時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

止。所以無所朝也。豈為愧。衆人為已甚。而姑以是答之。譏孔子有黨。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簡已。孟子辨之。甚。刀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言曰。禮也。足矣。無已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又必盡其辭。所以辭止。發露而不及孔

子之渾然也。○南軒張氏曰：衆與之言，以其變於君而  
其辭色以爲榮也。君子之遠小人，不  
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

○季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問我本有此仁，  
不忘否？朱子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  
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小人則以不  
仁不禮而存之，於心不同耳。○慶源輔氏曰：以仁存心，而  
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慶源輔氏曰：以仁存心，而  
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  
動必以禮也。○雙峯饒氏曰：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  
見孟子之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心，此禮常在仁禮上。  
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  
便不能我之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之廣居安頤，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慶源輔氏曰：由乎內以施外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新安陳氏曰：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仁，不應可驗我之失。驗字已含下文必云仁

必無禮之意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

必無禮也。此物莫宜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慶源輔氏曰：強暴，橫也。不順理，逆也。○雙峯饒氏曰：強暴，橫也。不順理，逆也。○雙峯饒氏曰：強暴，橫也。不順理，逆也。

氏曰：集註云：強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箇文理。○新安陳氏曰：橫逆者，愛  
是倒來，皆是不順箇文理。○新安陳氏曰：橫逆者，愛  
友敬之。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敵人者有所不盡。

其心也。慶源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替。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新安陳氏曰。忠非出

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即忠也。

白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

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校音教。南軒張氏曰。雖

非所患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遂圖後以為妄人。而不復勉反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已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

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

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

君子不患矣。扶夫音。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建氏曰。集註不苟二字不可淺看。心

一不仁。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且也。○新安陳氏曰。存心照應。前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拾約而盡。故

無後憂。朱子曰。古聖人多矣。獨言舜為法於天下。何也。足見人道之盡。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

盡於此。固可見焉。故特舉舜而言之。然其所謂法舜亦循乎天則而已。○問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之

不校。信身曰。自反。所以自脩學。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

五經集注

成德事也。淺深之分。信如揚。反本至而遠。以不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若自反本至而遠。以不說。謹高。恐其無備。省之功。而禮於荀。且頽隨之域矣。○新安陳氏曰。前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未曰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為與行。謂行之於身。者益盡。豈惟無一裹一矢存之於心者。有素而行之。於身者。憂而欲。如瞬者。亦不過勉於此而已。何也。舜所以為舜。亦不外此。仁禮也。特舜則安而行之。勉而行之。耳。

○禹稷當旱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

事見反形。前篇。子問。固是。然事亦須量。箇急。若只是泛。底水。未便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好。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覆都。君父急之。灾也。只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雙峯錢氏曰。禹一過其門。稷好帶說。○新安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慶源曰。則以其所行言之也。心則以其所在言之也。救民者。則已之驗。脩己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本。則有是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猶與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之中本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時中故

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

稷之任新安陳氏曰禹稷有官守故亦能憂禹稷之憂

也慶源輔氏曰聖賢之心其本然之體無所偏倚

隨感而應有可喜之事感則喜心便應有可怒之事感

則怒心便應有可進則便須救民退則便須脩己皆吾大

本中自然之理無或過或不及各盡其道此其所謂

樂頌子之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暇束髮肩

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

處上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

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程子曰君子

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為中如居陋巷則非中矣

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

矣○南軒張氏曰顏子未見其施為遽比之禹稷不已

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未也

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

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楊之為我皆不

知天理之時中而妄意以守一偏視同室之鬪而不顧

者其賊道豈不甚哉是則人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

集註章旨所謂聖賢之心無不同一本也事則所遭或

一與萬殊也。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者。於謂萬殊一本。吾道一以貫之也。又曰。事雖萬殊。心一以貫。則凡所以語默云為。達道也。皆時中也。

○公都子曰。匪章通國。比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匪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雙峯饒氏曰。章子得罪於父。與其他得罪不同。章子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先於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若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則罪之大。

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去音扶為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未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新安陳氏曰此

屬字即天屬家屬之屬本文總夫妻子但為身不得近

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

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慶源輔氏曰至公則無私

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蔽於已至仁則不忍苛責

於人○新安陳氏曰不徇眾揚氏曰章子之行聲孟子

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朱子曰孟子之於

取其孝也據章所為因情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為父所

逐雖是父不是已足便至此出妻葬子終身不養

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人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

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

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教孟子與世俗之

不絕之一則又欲盡雪章之罪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

止倚於一偏必欲盡雪章之罪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

仁之心矣○南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為善耳乃

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敢安於妻子之養以深

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知饒氏曰章資質

自好但無學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父之道既得見孟

子必教他回父之意未必止於此章子通國稱其不孝

仲子通國稱其廉孟子於此二人所謂衆惡之必察焉

衆好之必察焉○新安陳氏曰父子間所以不責善而

惟朋友當責善者蓋朋友以義合責善而將至於則交可

絕然責善既不可則從父之令乎曰聖賢自有成規幾

也然責善則與錢相表裏之言皆是也或事瞽瞍能

責底豫特患不能動於父耳若章之出妻葬子非徒自咎

不可想矣草既失之初使能如舜之事親豈

不能回之於後惜無以考其熱何如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  
室毀傷其新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  
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夫以為民望  
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  
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  
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  
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  
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  
去聲言師實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  
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時任於衛

曾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  
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聲害或死難去聲○慶源輔氏

之事然透至理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

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是者理之當然也故易地則皆能

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去聲不同事業亦異而其  
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

稱去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南軒張氏曰君子難惟當夫理而已於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冠至而退也而反無預其難在師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妻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理之所當然會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而已天理之時中一而已

○儲子曰王使人瞞失子果有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

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瞞古莫反

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新安

陳氏曰孟子因有以異於人乎之問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堯舜所以與人同者非但

形體之同其性善來與人不異惟聖人能盡其性常人每汨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始懸絕耳堯舜與人同之謂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使儲子再問難孟子必傾倒盡發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是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

施音施  
如字

童首當有童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

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家也願望也訕

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

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

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

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南軒張氏曰意孟子

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驕妻妾者徒知以得為  
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妻妾知其可賤而已不  
知為欲所蔽故耳勉齋黃氏曰此章形容苟賤之態  
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務為卑詭無所不至搖尾乞憐  
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愁憂窮志氣蕭然  
甘於不勝其小既苟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  
然白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墻而莫之覺也學者深  
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  
孟子此言誠未  
俗之箴砭也

孟子集註卷之八





